

現代孔明

白崇禧（三）

● 王尚寬

住在重慶精神奕奕

（三）現代理孔明白崇禧

民國二十八年底，日軍在廣州灣登陸，入侵廣西，白崇禧親率部隊在崑崙關與敵軍激戰，接着桂南會議，由於日軍裝備精良，攻勢猛銳，南寧淪陷，賓陽失守，白崇禧因未能達成擊退日軍之任務，被調回陪都重慶，改派李濟琛接任。白崇禧在重慶，住在李子壩一個小山坡上，面對嘉陵江，風景清幽。在烽火過天之際，他與夫人馬佩璋卜居該地，享受山水清幽之樂，自認是一大清福。當時，白崇禧任軍委會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兼航空委員會委員，校閱委員會主任等職務，經常到復興關中央訓練團講課。他身材魁梧，儀表莊嚴，頭頂禿得光可鑑人，講話口齒清晰，聲音宏亮，條理分明，顯得精力充沛。他每天工作至深夜，晚上只睡三三個小時，第二天照樣精神奕奕，體力強健，精力旺盛，非常人所能及。

白崇禧有一次在校閱成都空軍部隊後，提出了三個建議：第一設立空軍幼年學校。

他認知，國防建設無防空即無國防，鑒於中國青年體格欠佳、體力不強、學歷優劣不等，提議創立招考高小畢生受訓六年（初高中各三年）之空軍幼年學校，培養冒險犯難的精神。此議得到中央採納，在四川灌縣設立空軍幼校。由陳嘉尚擔任校長。第二年設立空軍士官學校。第三年成立空軍通信兵學校。均被採納。他還注重對空軍人員的保護。蔣介石曾對成都地區空軍轉往天水的十六架飛機遭日軍襲擊，幾全軍覆沒很震怒，下令將司令官張有谷、正副大隊長呂天龍、余平享解重慶槍決。經何應欽總長講情無效，又以吳忠信等黨國元老求情，仍然不准。白崇禧給何應欽出了一個主意：「張有谷是地區司令，要槍斃必經過軍法審判，你可提我做審判長。」蔣批了個「可」字。白崇禧拿了這張批條找蔣介石說：「軍法審判必得其平，始可信服部屬，若當斃而不斃，則我不做；若不當斃而斃，我亦不能做。」蔣介石說：「一切依法審判就是。」有了這句話，白則判他們無罪。軍法總監何成濬認為如果審

判結果與蔣介石的原意相差太遠，恐怕反而不善，若蔣執意槍決，就無救了。後給三人各判了幾年徒刑，由何成濬轉呈，蔣又批了個「可」字。三人坐監不久即被保出任職，空軍官兵皆大歡喜。

編寫了游擊戰綱要

白崇禧在重慶以軍訓部名義編發了《游擊戰綱要》一書，作為軍事學校研討游擊戰之教本與實施游擊戰之依據。頒發此書時，寫有訓令：「游擊戰為長期抗戰，消耗敵人兵力，爭取主動地位，富有彈性之戰法。：各部隊學校一律研究，俾利實用，而殲敵寇為要。」對游擊戰在國軍的推行，白崇禧也頗為用命。國民政府遷都武漢時，在討論對敵戰法的軍事會議上，白崇禧提出：國軍在戰略上採取消耗持久戰，在戰術上應採取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進而又提出「游擊戰重於正規戰」。當太原失守時，閻錫山的第二戰區隊伍已紛紛準備渡黃河，離開山西。白崇禧立即建議大本營下達指令：「以閻錫

山長官統率所有隊伍即於戰區內擔任游擊，不論任何部隊不得退過黃河，否則，以軍法從處。」是時，閻擬將長官部撤離黃河，白崇禧認為長官部應為部屬之表率，豈能例外，極力反對。白崇禧還從山西地位之險要與閻錫山在山西之深厚感情來說明此項命令之貫徹絕無問題。

《游擊戰綱要》一書共分十四部分：(一)組織：以靈活嚴密，便於進退集散，給養補充，能擔負獨立任務為準。(二)根據地：為我機動戰之策源地，持久戰之堡壘，目的使部隊獲得整頓與補充。應創立主根據地、副根據地、預根據地和假根據地。(三)政治工作：應使官兵明瞭大義，增強民衆與軍隊切實合作，患難與共，瓦解敵軍。(四)戰鬥：常以少數兵力，劣勢裝備，以求達成任務；主要在敵後行之，達成擾亂、破壞、牽制、消耗敵實力之目的；以造機、補機、伺機打擊敵人為本旨；以攻勢為通常戰鬥樣式，力求進退自如，以襲擊、伏擊、夜襲，以柔克剛為主手段等。(五)命令、通報、報告。(六)偵察。(七)警戒。(八)行軍：以輕裝、迅速、秘密為要。(九)宿營：應時常變換位置。(十)通信聯絡。(十一)破壞。(十二)補給、給養。(十三)衛生。(十四)陣中日記。該書特別強調游擊隊應有自黨之紀律、自治之能力、自動之精神和盡忠職守、臨機應變、獨斷專行，主張融軍事與政治、軍隊與民衆、意志與識見於一體。

白崇禧在抗戰勝利後，著有《現代陸軍

軍事教育之趨勢》總結他當八年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視察學校與部隊重要意見。分四大部分闡述：(一)概論；(二)軍事教育之先決條件；(三)戰場需要決定軍事教育之內容；(四)基本教育。白崇禧在書中說：「為將之道，要能帶兵，要能練兵，要能用兵。開誠布公，信賞必罰，此帶兵之道；技術純熟，指臂相使，此練兵之道；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乃用兵之道。……有主義之軍隊，若人身之靈魂，常能愈挫愈奮，愈戰愈勇，不避艱險，一往直前。」分析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特點，闡述了「生產工具決定戰鬥工具，生產技術決定戰鬥技術」，「平面戰術，演變為立體戰術，立體戰術演變為閃電戰術，將來可能演變為按鈕戰術，時代既為科學時代，戰爭自為科學戰爭，故軍隊幾乎全部科學化技術化」，「戰爭之關鍵，不全在武器，而仍在人之因素。人必須加以嚴格之訓練，始可使用現代裝備，發揮威力；若訓練不精，裝備等於零」等學術觀點。他認為政治、經濟、文化是軍事教育之先決條件。「政治與軍事之配合，政略與戰略之一致，此為千古不易之原則。」「生產能力與生產技術之水準，關係軍事教育甚大，若教育器材缺乏，武器陳舊，豈能訓練出精良優秀之幹部？」「凡軍事教育有成績之國家，在文化上必有其得天獨厚之條件。例如：有以民主自由為招牌，有以種族優越為號召，有以天皇為偶像，有以階級利益為招徠，口號雖有不同，皆

要以國民教育為基礎。」他主張軍事教育要從現代戰場實際需要出發，而非萬能之教育。他說：「所謂軍事教育，是養成提高指揮戰鬥與遂行戰鬥諸種能力所實施之一種教育。其目的在求戰場上之勝利。」「現代教育之趨勢；首應注視現代戰場之需要。」其基本教育之重點是突出「體格之鍛鍊，精神之陶冶，基本武器之使用；判斷與決心迅速，行動敏捷；兵種協調和各種天候地形作戰」。

據說白崇禧任軍訓部長時，曾於某年夏夜，突令受訓中的入伍生於清晨六時集中某地檢閱，待隊長率入伍生準時趕到時，白部長已赫然先在，他登上講台訓話，滔滔不絕，一口氣講了數小時，所有官兵長夜摸黑行軍，跋涉五十餘里，又鶴立四、五小時，疲憊不堪，初時驕陽如火，繼而雷雨傾盆，衣履盡濕，雨過天晴，又是烈日當空，大部官兵都有不支之感，體弱者竟暈厥倒地，由看護隊加以急救，餘衆仍肅然不稍動。訓話畢解散，衆已憊不能興，有奄奄仰臥樹蔭養息者，有急急覓尋泉水解渴者，亂作一團。白氏乃復下令集合，重作訓話說：「我和你們同時徒步至此，同樣直立於烈日之下，暴雨之中，且我講話達三四小時，你們不過諦聽而已。你們已如此困乏，將來又怎能急行軍？何以打遭遇戰？」義正詞嚴，使官兵聽了肅然起敬。

處理二·二八事件

白崇禧在中央的幕僚職位，一直做到抗戰勝利。三十四年九月日軍無條件投降，三十五年四月，國府廢除軍事委員會改設國防部，實施以政統軍，三軍一元化政策。當時對於國防部長，角逐者甚多。蔣介石為拉攏桂系，以白崇禧為國防部長，陳誠任參謀總長，何應欽為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團長，願祝同為徐州綏靖公署主任。

三十六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白崇禧受蔣介石之命，於三月十七日飛抵台灣，處理善後，他到台後，宣布了處理事變的四原則，平息了危機，白崇禧返南京後，蔣介石擬以白崇禧任張群內閣的副院長仍兼國防部長以酬其功，但白崇禧力辭。是年十一月十日，蔣召見白氏，要他在九江設立國防部長指揮所，以對抗大別山區之中共劉鄴紅軍。十一月中旬，國防部長九江指揮所正式成立。

白崇禧借此機會，向蔣介石提出「守江必守淮」戰略原則，主張華中只能成立一個戰區，以期兵力能夠集中使用；主張華中「剿總」總部設在蚌埠，以重兵運動於江淮河漢之間，鞏固南京這個政治中樞的防衛。但蔣堅持徐州成立另一個「剿總」，以劉峙為總司令，華中「剿總」由白崇禧任總司令，國防部長交給何應欽，另東北「剿總」，衛立煌為總司令，華北「剿總」，傅作義為總

司令。當時白氏認為共軍軍頭劉伯誠、陳毅到處流動作戰，氣焰甚張，武漢、徐州劃分兩個作戰地域，指揮權不統一，無法發揮「以臂使指」之效，更不符合「守江必先守淮」的戰略觀點。當他向蔣介石陳述此一意見時，遭到否決，使他頗感失望。

因而當白崇禧交卸國防部長後，一度拒絕接任華中「剿總」總司令職位，後來聽了黃紹竑的一席話才接受的。

蔣介石恨透白崇禧

黃紹竑一到上海即打電話給住在虹口的白崇禧。白崇禧在電話中說：「你如果代表那個人（指蔣介石）來勸我，那我們便沒有什麼好談。」黃紹竑說：「當然是那個人叫我來，但我自己還有別的看法。」兩人見面後，黃紹竑就開門見山地說：「人家都說你是小諸葛，現在我看你這個諸葛亮，實在太不亮了。這些年來你在南京，不過是籠中之鳥，既然他要放你出去，你何不借此機會遠走高飛。你到武漢之後，把廣西部隊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到時機成熟，就可以造勢，迫蔣下台，讓李宗仁出來代理總統，開創一個新的政治局面，豈不是一舉而數利嗎！」白崇禧一聽此說於己有利，隨即回南京，同李宗仁面談一切。六月二十八日，白崇禧在漢口就任華中「剿總」職務，「守江必守淮」的主張也就擱置不談了。

三十七年十月十九日，國軍在東北作戰

失利，錦州失守，何應欽預感江淮必將大戰，決定由白崇禧統一指揮華中及徐州兩個剿總所屬的部隊。這原是白崇禧被否決了的計畫。二十三日由國防部第五廳廳長郭汝槐送計到北平由蔣介石核定。郭汝槐臨行時，參謀總長顧祝同再三叮囑：「白健生統一指揮是暫時的，會戰結束後，華中和徐州兩個「剿總」仍分區負責。」但蔣介石聽郭汝槐說後，卻說：「就叫他統一指揮下去好了」。二十四日，何應欽電告白崇禧由白統一指揮大軍的決定，並以「西敬陽揮電」下達此項作戰指示。在廖耀湘兵團於遼西大虎山地區全部覆沒之後，蔣介石於十月三十日自北平飛回南京，電召白崇禧即日從漢口飛南京，就中原統一指揮問題進一步洽商。是日下午白崇禧抵達南京，旋參加國防部中原作戰會議。在會上，白崇禧答應統一指揮各軍並對華中「剿總」所屬部隊作了一些更動部署的擬議。可是第二日上午繼續開會時，白崇禧突然改變主意，堅決不肯統一指揮華中、徐州兩個「剿總」。為何一夜之間轉變一百八十度呢？原來徐州「剿總」所屬的幾個兵團，以徐州為中心，像一字形布置在隴海線上，而他一貫主張「守江必守淮」，認為應將主力部署在淮河以南，兩者大相逕庭，要想變更部署已時不我與了。他怕有人造成圈套，要他上當。同時，他發現滬寧一帶政治氣氛有點異樣，呼籲和談的聲浪正在興起，覺得還是在漢口靜觀風向為好。回武漢後，

白崇禧給何應欽電稱：「南京可以直接指揮，不必重床疊架」。繼後，蔣介石便電令將華中「剿總」所轄的黃維兵團和張淦兵團調到津浦路南段去參加會戰。黃係蔣的嫡系，白崇禧欣然同意東調參戰，而張淦兵團是白的親信，無論如何不讓調去。為此白崇禧和蔣介石在電話裡吵起來。白崇禧為緩和矛盾，派遣第二十八軍（蔣嫡系）第二十軍（川軍）來頂替張淦兵團。但蔣及其幕僚還繼續強索張淦兵團，特別是黃維和杜聿明在徐州被圍時候指調張淦馳援時候，但都被白崇禧拒絕了。十二月初，蔣介石電令白崇禧指揮的第二軍（蔣嫡系）由沙市船運南京，到蚌埠附近地區參加會戰。白崇禧反對，派親信率警衛團將第二軍的先頭部隊抵漢輪船看守起來，國防部、參謀本部來電也不放行。蔣介石又親自找白崇禧通話，說明東線戰況的需要，希望讓第二軍即日東下，白崇禧則以武漢重要，說華中地區部隊太少，不能再調走。雙方爭吵半個多小時毫無結果。蔣介石責白崇禧不服從命令，白說：「合理的命令我服從，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氣得蔣介石使勁摔電話機，大罵「娘希匹」。蔣介石知白崇禧堅持不讓第二軍出武漢後，便電令宋希濂、陳克非率第二軍繞道湘西出長沙再坐火車東運。這樣時間就趕不上了，蔣因此恨透了白崇禧。

與李宗仁感情破裂

在徐蚌會戰到達高潮時，白崇禧對他的作戰處長覃戈鳴說：「蔣快完了，我們不能為他陪葬，要一百八十度地向左轉，李任潮（即李濟琛）或許可以作橋梁，可以試一試。」他認為和共產黨合作也要有實力做後盾；和平也是對等的，要實現真正的和平，只能在平等的基礎上談，否則便是投降了。從這時起即開始「備戰求和」和「求和備戰」兩種活動。

十二月二十四日，白崇禧從漢口發出「亥敬電」（亥：代十二月；敬：代二十四日）給蔣介石：「……民心代表軍心，民氣猶如土氣。默察近日民心離散，士氣消沉，遂使軍事失利，主力兵團損失殆盡。倘無喘息整補之機會，則無論如何犧牲，亦無救於各個之崩潰。言念及此，憂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垂二十餘年，當茲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猶豫之時。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盡，對國家不忠，對民族不孝。故敢不避斧鉞，披肝瀝膽，上瀆鈞聽，並貢芻蕘：（一）相機將真正謀和誠意轉知美國，請美、英、蘇出面調處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機關向雙方呼籲和平，恢復和平談判。（三）雙方軍隊應在就地停止軍事行動，聽候和平談判解決。並望乘京滬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對內對外和談部署，爭取時間。」「亥敬」電發出後，未獲反應。時平津戰役爆發，白崇禧又給蔣發出「亥全」電，電云：「當今局勢，戰既不易，和亦困難。顧念時間迫促，稍縱即逝，鄙意似應迅速將謀和誠意，轉告友邦，公之國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眾擁護和平。對方如果接受，借此擺脫困境，創造新機，誠一舉而兩利也。總之，無論和戰，必須速謀決定，時不我與，願請趁早英斷。」

三十八年，蔣介石發表元旦文告，並致電白崇禧：「亥敬，亥全兩電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諒荷閱及，披肝瀝膽而出，自問耿耿此心，可質天日。今日吾人既已傾吐精誠，重啟和平之門，假令共黨確能幡然悔悟，保全國家之命脈，願念民生之塗炭；對當前國事，能共商合理合法之解決，則中正決無他求；即個人之進退出處，均惟全國人民與全體袍澤之公意是從。惟言和之難，卓見已詳。如何乃可化除共黨赤禍全國之野心，以達成保國保民之利；如何乃可防止共黨翻雲覆雨之陰謀，以免戰禍再起之害。想兄熟慮深籌，必已有所策劃，甚冀惠示其詳，俾資借鏡。今大計終雖昭明，而前途演變尚極微妙。望兄激勵華中軍民，持以寧靜，借期齊一步驟，鞏固基礎，然後可戰可和，乃可運用自如，而不為共黨所算，則幸矣！」白崇禧接電後並未「持以寧靜」，繼續採取一切可能方法促蔣下野。接電後第二日下午派韋永成飛抵南京往見李宗仁，轉達其意；指蔣介石元旦文告所提五個條件，實為和談故設障礙，藉以延長時間，爭取喘息。應對蔣介石採取主動。必要時李宗仁應離南京到漢口

，共謀和平大計。李宗仁對此未作任何表示。白崇禧急不可待，以八萬元港幣的代價向陳納德的「民航」隊包了一架專機從漢口送黃紹竑和其秘書陸啟華到廣州再到香港，目的在請「民革」主席李濟探出來奔走，促使武漢方面單獨與中共中央進行和談，黃紹竑到港前十九天，李濟琛已應毛澤東之邀到東北解放區去了。黃紹竑又通過「民革」駐港負責人與中共駐港負責人見了面，托其將白崇禧的意圖轉報中共中央。不久得到答復，要白崇禧派劉仲容沿平漢鐵路北上石家莊，面見中共領導人。但等到黃紹竑將信息傳給白崇禧時，蔣介石已下野了，白認為武漢「局部和平」已非必要，寄望李宗仁以代總統地位搞「全面和平」。直到了月底，才派劉仲容北上。

一月二十一日，白崇禧見到蔣介石下野的文告後，從漢口打電話到南京，非常激動地對李宗仁說：「全文沒有『引退』這個詞，蔣既不『引退』，你李宗仁怎麼上台呢？應當設法補救。」李宗仁說：「沒有什麼值得擔心的，蔣介石走得很乾脆，不會拖泥帶水。」兩人因看法相左爭吵起來。最後李宗仁說：「算了吧，你這一套我已經聽夠了，我不要聽了。」說完就把電話掛斷，李宗仁、白崇禧感情破裂以此為始。

調整部署長期作戰

二月初，白崇禧電邀廣西省主席黃旭初

到漢口，商討在廣西後方加強戰備措施。四日，黃紹竑也從香港到漢口。兩黃一白，相與商討時局，白主張緩和與蔣介石的關係。黃紹竑指摘白崇禧，謀和不反蔣，就是誠意不夠。

四月上旬，白崇禧的代表劉仲容由北平返回南京帶回毛澤東和周恩來堅持「無論戰和，都要渡江」的話，白崇禧便作了「只要中共堅持渡江便不能接納和議」的決定，並認江南中央軍嫡系部隊同廣西部隊合作，可保衛長江。白崇禧自恃握有三四十萬能戰之兵，為華中擎天一柱，且西南、西北還有半壁河山，大反前態，反對和平談判，準備通盤重新調整部署，與共軍作有計劃的長期作戰，劃長江南北省區分治。白崇禧的戰略是：放棄京、滬兩地。把湯恩伯的主力調至浙贛線和南潯線，與華中互為犄角。以圖固守湘、贛，防止共軍進入西南；張淦、魯道源兩兵團防守武漢；陳明仁、張軫兩兵團布防鄂南、湘北；黃杰、沈發藻兩兵團駐防湘東、贛西一帶；宋希濂十萬人駐守鄂西、洞庭湖兩岸。

白崇禧的計畫是不錯的，可惜江陰要塞守軍叛變，百萬共軍渡過長江，江南震動。李宗仁和何應欽於四月二十二日在杭州召開軍事會議，在溪口的蔣介石也以在野之身參加。會中要求大家加強團結，對共軍作戰。另外在西安成立西北軍政長官公署，胡宗南任司令長官，在台灣成立東南長官公署，陳

誠任司令長官。不料「加強團結」之言猶在耳，卻又見分裂。湯恩伯部擅自退入舟山，大陳，胡璉部直退潮汕，劉安琪撤往海南島，均抗不從命。五月十四日，張軫兵團起義。八月四日，程潛、陳明仁等聯名通電和平解放長沙。白崇禧率部在以衡陽、邵陽為中心的湘南地區，力圖依托湘江資水，背靠滇、桂、黔，構成一條東起粵北之樂昌與余漢謀集團相銜接，西至湘西之芷江與川湘鄂綏靖公署宋希濂集團相呼應的半弦形湘粵聯合防線。

國防部長內定人選

三十八年五月上旬，共軍進攻武漢外圍，十一兵團魯道源部負責守衛，不料河南省主席第十九兵團司令張軫於十四日在鄂南謀變，率所部兩萬餘人投共，魯道源部禍生左右，腹背受敵，被迫於十六日南撤。第五兵團張淦受到牽連，也急急自岳陽撤退。

白崇禧改守衡陽，保舉陳明仁繼程潛為湖南省主席，發二十萬大洋勞軍，並補充大砲八十門。但仍不能遏阻存心投共份子高喊的口號：「湖南人不要戰爭」、「戰爭販子滾出去」；陳明仁雖任省主席，卻不感恩圖報，始終懷恨陳誠對他血戰四平街，有功不賞反受撤職查辦的舊仇，不聽勸告，於六月二日下令第一兵團及保安隊撤出長沙，僅留二二三師及省會警察，維持治安。三日即通電靠攏，六日派遣唐星、李明灝等往城北十

里的東屯渡，迎接共軍代表入城。

當程潛任湘鄂綏靖主任任內，即以「抗糧」、「抗丁」，暨拒用金圓券，反抗中央命令。等到武漢撤退，張軫投兵，程潛又正式發動「反蔣驅桂」運動。他一向罵白崇禧為「狐狸精」，桂軍由鄂南撤入湘中，程潛本來想把「小諸葛」加以扣留，還是陳明仁良心未泯，不為已甚，暗中悄悄把白崇禧放走，使白崇禧能夠回到衡陽，匆匆佈防。八月十三日，福州戰爭又起，蔣介石乃於非常委員會下，設軍事、財政、外交三小組，除自兼軍事小組召集人外，白崇禧與兼國防部長閻錫山，參謀總長顧祝同，俱任小組委員。白崇禧並且是蔣介石內定粵北戰爭告一段後的國防部長繼任人選。白崇禧當時回桂入粵，急需作從速的決定，時白崇禧所部尚餘衆二十萬，經略加整頓，即以第四十六軍，沿粵漢路南下，準備與三十九、六十三、九十七等三個軍，固守曲江。乃九月下旬，共軍先進迫樂昌。同時以湘中吃緊，四十六、九十七兩軍，又倉卒回師。一面復以第七軍的一七二師，一三八師等四個師主力，於十月四日向衡寶路轉進。

衡寶路，是衡陽到寶慶的公路，全長約一百八十華里，標高九百公尺的衡山脈橫亘於中。當中共的先頭部隊一個師，由花樓至靈官殿，連續行軍三十六小時，急行一百六十里，與國軍第七軍遭遇，被包圍於青樹坪。赤壁嶺，神仙洞之共軍，更在秋雨連綿

中，穿着濕透的衣服，被國軍一七二，一八

三師的兩個團重重圍困，使號稱「曾經突破天津民權門五層標準工事的英勇部隊」，三日三夜，風雨飢餓交迫，到處亂竄。嗣中共後續部隊雖大量增援，仍無法得脫。新華社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的報導：「白崇禧的第七軍軍部作戰力量主要為警衛營，輸送營和工兵營；其中以警衛營最為頑強，他們大都是廣西老兵，受過很深的法西斯欺騙訓練，武器亦較好。因而戰鬥力相當猛烈，每一個田梗，每一條水溝，每一座樹林和房屋，都經過反覆爭奪。」連共軍也為之嘆服。青樹坪一役，確是中共渡江作戰，席捲江南半壁江山時，國軍打的唯一最出色之戰。唯另路中共軍由湘西靖縣，通道進犯，十三、四日陷黔東南的黎平，榕江等城，突入廣西北部。時桂主席黃旭初；廣西省參議長李任仁，又主張在廣西談和平；李宗仁也和陳濟棠，余漢謀，薛岳等粵軍將領商談。白崇禧為阻止李宗仁妥協政策，乃迫令黃旭初去職，改以李品仙主桂。並於十九日飛往南寧，與李宗仁商談：(一)勸李宗仁出國呼籲美國援華。(二)說服李宗仁不要發表攻擊蔣介石的文告。李宗仁經白崇禧力勸後，祇允不發表攻擊蔣介石的文字，對出國則未表同意。

獨自飛返台灣歸隊

在湖南方面，湘西第十七兵團劉嘉樹失利於芷江，一百軍，一零三軍二三四師，戰

敗於洪江，會同、懷化。白崇禧原準備由廣

西退往雲南，與後來入越的第一兵團司令官兼湘主席黃杰，退保西南一角。因中央復令白崇禧將所部第三兵團張淦，第十一兵團魯道源兩兵團五個軍移師南下粵桂邊區，循雷州半島渡海至瓊崖。而由余漢謀的六十二軍，會同第四兵團沈發藻，向北出擊策應。十一月二十日國軍由容縣，鬱林，以四十八軍，一二六軍向廉江，茂名；第七軍向信宜反攻。第一七一，二二九兩師，政信宜不下；魯道源復敗於鬱林；張淦被俘於博白，四十八軍的一七五師，一二六軍的三〇五師，也均在敵衆我寡的不利態勢下，全被中共吃掉。

白崇禧的主力既被中共擊敗，出合浦北上接應的第四兵團二十三，六十三，七十一軍，及一〇九軍之三三一師，亦在廉江失利。粵桂邊區剿共總指揮部中將司令喻英奇被俘，沈發藻僅以身免，由合浦上船。時白崇禧的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及第一，第十，第十一兵團，已由南寧向欽縣轉進。國軍一二五軍自東北向靈山攻擊前進，雖經十小時激戰，軍長陳開渠以下的一八三師師長王光倫，三二六師師長陳紹楨，暫二師師長楊又齋等，均戰敗被擒。四十六軍，及國防部突擊總隊，交警第三縱隊，七十一軍八十七師，五十六軍一部亦潰不成軍。四十八軍軍長張文鴻，一二六軍副軍長王衛倉，五十六軍三三零師長秦國祥，柳州警備司令秦鎮龍，均戰敗投

降。第七軍長閻仁毅，華中長官公署砲兵指揮官姚學禮，幹訓班主任劉振德，副主任吳世奇、教育長沈綠春，新兵訓練處長劉達仁，參謀長孫雪凡，高參常百川，補給區司令朱榮等中少將十一人，均被在俘虜中查出。第一兵團黃杰由鎮南關撤入越南時，九十七軍殿後，副軍長郭又煥，八十二師，三十三師一部又被俘。

事後中共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政治部主任譚政，參謀長蕭克，就認為：「白崇禧部隊之被消滅，不但對以後的海南島作戰，有着重要意義，即對鄰省的解放，和在全國範圍內提早結束戰爭，亦具有重大意義」。可見以林彪的勇悍，對白崇禧所部，也是刮目相看的。廣西方面，中共在桂北屯兵數日，見白崇禧氏於十九日以李品仙繼黃旭初主桂，知「小諸葛」已決心作戰，乃分三路向廣西進攻；一路自桂北，進擾宜山，融縣，思恩，二十五日由湘東零陵西進，富川、鍾山、賀縣、陽朔相繼失守，二十五日梧州放棄；中路共軍猛攻全縣，壓迫一二六，一七四，及八十八，八十七等師，於二十一日放棄興安，翌日撤出靈川，二十二日暫編第一師，力戰桂林，與名城並陷。白崇禧乃澈底執行空室清野政策，破壞鐵路。挖斷橋樑，擊沉船隻，炸坍河岸。疏散民衆，打破鍋碗，粉碎炊具，且戰且退。柳州共軍強佔來賓，遷江，九十七軍八十二師，十四軍六十一師，已無力再戰，十二月二日賓陽被奪，

共軍越過崑崙關，四日八時，將南寧放棄，廣西遂整個被關進鐵幕。白崇禧亦率同副長官夏威等撤至海南島，白崇禧旋即獨自返台灣「歸隊」。

心臟病發病逝台北

三十八年，白崇禧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並以國民黨執行委員身分參加負責台灣黨務改革委員會。

四十一年的一天，白崇禧和薛岳兩人的家，被檢查。白家被檢查人員翻箱倒櫃，連地板都被撬開搜查過，搜走不少黃金和美鈔。白崇禧打電話質問蔣經國時，蔣經國說：「並非我的意思，你們打電話問總統好了。」白崇禧、薛岳又打電話給蔣介石，得到的

答復是：

「知道此事，不僅對你們兩人如此，人人都應該這樣來一次。」四十二年三月十日，第一屆國民大會第六次會議罷免李宗仁的副總統一職時，白崇禧高高舉起雙手，表示贊成。

白崇禧精嫺戰略戰術，精明果斷，待人寬厚，平易近人，莊諧風趣。自民國二十八年來台後除任一級上將戰略顧問外，專任國民大會代表，出席國民大會年會及聯誼會外，經常參加中國回教協會集會活動。直到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二日，因心臟病在台北逝世，年七十四歲。遺子女十人七男三女。五公子白先勇是著名的文藝小說作家，作品深受讀者愛讀。

編輯報告

· 編者 ·

△本誌三三六期一三六頁上段第六行標題應為吳敬恒章太炎交惡，承讀者范德麟先生來函指教，特此更正，並向范先生致謝。

△本期稿擠，馬馳原先生「掌故奇談（四）」延下期刊登，敬請讀者期待。

△為配合袁徵道教授「虞兆中二三事」大作的刊出，同時選載虞兆中教授早年的一篇講演稿「大學之使命」，虞先生的這一篇演講稿，內容精彩，尚未對外發表，值得細讀，承虞先生提供照片，特此致謝。

△本誌四月號李甲孚教授撰「孫立人評傳」一文，一〇七頁第三行二十一字以下應為「孫立人後來與在美國別的軍校畢業的將領有交往」。同頁第四行第四字以下應為「他們與孫立人雖有同在美國其他軍校畢業一種大同學的關係」。特此更正，並請讀者鑒諒。